六藝之一錄

百二二

四子　懷瓘曰昔文皇帝好書有詔賞虞世南同時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皆逸氣飄聲唯四子而已

拔茅　懷瓘曰草書狀拔茅連茹上下不斷耳

北面　唐杜審言字必簡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謂人曰吾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耳

奇古　唐李漢黄公記曰絳州道士觀有碧落天尊像者琢石為之其背篆書六百三十九字文是永隆中

孝孚李譔爲姚建也蹤跡竒古妙絶世傳

外物　唐明皇諱隆基親書西嶽碑文刺史徐知仁上言曰親透綠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絶古今諒得自然豈因外物

真跡　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攻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書石　唐張廷珪工分楷李邕凡撰碑文必請廷珪書之

論筆　唐王維字摩詰弟縉字夏卿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與焉

狂客　賀知章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

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報云十紙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爭功非人力所可到也

牋翰　知章書好事者惜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亦

共傳而寶之

鳥飛　知章嘗與張旭游於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墻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索不如也然旭過於知章焉

精翰　徐浩字季海唐明皇肅宗時皆以精翰寵遇罕與為比

秋蛇　太宗謂梁蕭子雲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烜赫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内本也凡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

書錢　唐歐陽詢書開元通寶錢合八分篆隸三體其字當時稱工

不寐　歐陽詢因見右軍教獻之書指歸圖一本以三百縑購之而歸賞玩經月喜而不寐焉

勁險　歐陽詢筆力勁險為一時之絕人得尺牘為楷範焉

奴書　歐陽詢曰學而不變謂之奴書

卧觀　歐陽詢因見道傍索靖碑初唾之而去後復來觀玩無已於是鋪氊卧其下觀三日方去

武庫　歐陽詢書如武庫之森森然高麗國甚重其書遣求之高祖嘗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蠻夷也

如意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

剛柔　唐張懷瓘論歐虞書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而以虞書為優

力敵　張懷瓘曰歐之與虞可謂氣均而力敵亦猶韓

盧追東郭之㕙也

竹箭　虞世南字伯施書如東南竹箭之美

一絶　虞世南太宗稱有五絶詩翰居其一焉又宋令

文有三絶書居其一焉

呑筆　虞世南曰余昔夢呑筆後夢張芝指為一道字

方悟其書也

蟲書　虞世南曰謂行書如蟲網絡辟勁而復虚耳

華實　懷瓘謂篆籀為實草隸為華精窮於實者籀斯
妙極於華者羲獻

紫煙　懷瓘隸書賛曰乍發紅熖旋凝紫煙

流霧　懷瓘飛白賛曰淺若流霧濃如屯雲

雲虹　懷瓘行書賛曰雲虹照爛

隸捷　懷瓘曰章草即隸之捷者也

合道　懷瓘曰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其合
乎道

秀傑　懷瓘曰子敬歿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隸體相
尚靈運尤為秀傑

嵇草　懷瓘曰因得叔夜草絕交書一紙有人以逸少
書兩紙易之惜而不與後於李造處見嵇全書方知
嵇公生平氣宇若與面焉

如馬　懷瓘曰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
如之

書困　懷瓘曰以濃墨為華者書之困也

疎密　懷瓘曰書者猶人相知始疎而終密則大同始密而終疎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壊君子澹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悦心豁目亦猶鄭衛之在聽焉

朶雲　唐韋陟署名如五朶雲

三昧　唐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書墻　懷素時或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無不書之

芭蕉　懷素貧無紙嘗於里地種芭蕉萬餘株以供其揮灑焉

醉僧　懷素嗜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凡一日九醉時人謂之醉僧書

漆盤　懷素嘗書紙不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版揮盤洗版後皆穿穴

孤蓬　懷素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鄔彤受其筆法鄔曰昔張旭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素不復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

夏雲　顏真卿問懷素曰師於草書莫有所得否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峰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復見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曰草聖之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藏真　唐陸羽字鴻漸撰懷素傳曰師揮繡灑縞莫知其數得非名懷素也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

真得非字藏真耶

皮膚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識君子以徐得右軍皮膚眉目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髓也

如斗　唐李白字太白贈懐素歌曰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唐矣

玉筯　舒元輿曰秦丞相李斯變頡籀文為玉筯篆體

篆室　李陽氷弱冠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李斯相見

六幅　舒元輿曰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氷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家堂上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室壁焉

筆虎　李陽氷尤精書學其豪駿墨勁當時人謂之筆

相隨

枯槁　竇永字格曰枯槁者欲北還南氣脉斷絶

老成　竇永謂阮研書筆有老成

古劒　唐呂揔評李陽氷書如古劍倚物力有萬夫秦斯之後唯一人而已

雪柏　呂揔曰薛稷書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蟲木　呂揔曰韋陟書如蟲穿古木鳥踏芳枝

三峯　呂揔曰李邕書如華岳三峯黄河一曲

諫也

三朝　柳公權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

侍書　柳公權兄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曰家弟苦心詞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

一家　柳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

不孝　當時公卿大夫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

不孝

柳書　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六體　柳公權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

殿壁　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續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讀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嘗觀之

歎曰使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捧硯　公權轉少師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字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之

圖書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書勲戚家碑歲積

巨萬多爲主藏暨海鷗龍安所竊别貯酒器杯盂一
笥緘滕如故其器已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
哂曰銀盃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圖書筆硯自扃
鐍之
行筆 柳仲郢公綽之子節九經三史魏晉已下南北
史分門上下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
行筆
精絶 李賀字長吉其手筆精絶

密指　盧肇書旨曰虛掌密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

鵲勢　唐李商隱字義山啟謝人書碑曰躍商野之魚形起雕陵之鵲勢

袖迹　唐裴休字公美早肄業於河內後登顯位建寺於彼名為北成寺後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僧粉辟陳筆硯俟公親題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揾墨而書之其跡遒健及歸侍婢訝其沾渥公曰比以代筆

來

書巖　唐末桂州草書巖僧雲崄學羲之書曾居於此

書淫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二千卷一一皆親迹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爪跡　偽蜀士人馮侶能書得二王之法然以二指掐管而書每故筆必二爪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也

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

五筆書成文詞各異焉

偃波　虞摯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

漢用尺一之簡是也

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居山數年自以其藝成遂

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人及至山下絶

無所付人其篋封題亦甚不密乃啟之皆磨穴諸硯

僅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昔之所用也乃返山服膺

至白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唐李義山與柳公權書曰白首何人墨池誰子此之謂也

尺素　文選古詩曰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葢多書於絹也

袖字　文選詩曰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竹素　文選注曰古人所用書之者也

鶴頭　文選注曰古者用鶴頭書版以招隱士

噴墨　神仙傳曰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其字竟紙各有

柱烏　書法曰立人之法如烏存柱上

将軍　凡書乃文翰之将軍也直宜持重

蠆尾　書論曰蠆尾勢者謂駐鋒後趯也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三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陳思書苑菁華

第一卷　書法上

秦漢魏四朝用筆法

秦丞相李斯曰夫書功微妙道合自然篆籕以前眇邈

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以降大篆方行於世字皆古體

莫測其文古遠賢哲不能詳辨斯遂删其繁冗取其合宜叅為小篆尚未顯達其後因程氏翻隸至於鬼神夜哭狡兔投江自兹相効而乃興焉夫書非但裹結流快終藉筆力遒勁蒙恬造筆經猶用簡畧變通斯意曰若能用筆當自流美夫用筆之法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當自見矣後刻諸名山碑篆玉璽及銅人斯之下筆趙高以下咸

後漢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内得素書八角垂芒文似篆籀冩李斯史籀等用筆勢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十人喈遂讀誦三年妙達其理用筆特異漢代善書者咸稱異焉喈乃操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歎羨不及復如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懐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豪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静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思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為書之體須知其形

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弩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魏鍾繇少時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把等議用筆法繇忽見蔡伯喈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自搥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乃活及誕死繇陰令人盜開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

晉衛恒著四體書傳并書勢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

索靖敘草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晉中書令王珉行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梁武帝草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唐呂總續書評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唐張懷瓘書議
已見二百八十四卷
唐張懷瓘書估
已見二百八十四卷
第六卷　書斷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第九卷　書賦

唐竇泉述書賦上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第十卷

唐竇泉述書賦下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第十一卷　書論上

後漢趙壹非草書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南齊王僧虔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梁庾元威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徐浩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張懷瓘文字論　已見二百七十三卷

第十二卷　書論下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見前一百七十三卷

唐蔡希綜法書論

自余家歷世至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云云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後篇歷引前賢書說亦自有錯綜議論集錄者見相同者多遂爾刪去大失蔡氏之旨矣今補錄於後

衛夫人筆陣圖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筆昔

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哂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貴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逝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擬言不

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凡欲結構未可
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
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横有托運用合度可謂
之書昔鍾繇與胡昭俱能為行狎書繇初師
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臨終
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精思三十餘載行坐
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
見萬數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

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為之穿其用
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為取類非一故紙者
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
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
也颼筆之次吉凶兆之出入者號令也屈折
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静慮預想
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
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

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為之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為之若作波折而傷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股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

强爽爽然有飛動之態曲折之狀如鋼鐵為鈎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卷舒如林花開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搆別體葢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

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黄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賛文咸遇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

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
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學於衆碑
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
士不能存知予頃嘗為一體書賦亦畧陳梗
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
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
莫令斷仍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
起伏隨勢所立大抵筆意圓規最妙其有誤

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為草聖衛瓘索靖俱效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為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以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能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爾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仍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

內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
逸氣象是為天縱又秉興之後方肆筆或施
於壁或札於屏則羣象自形有若飛動議者
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問書
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
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
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
其次變通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

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漢光武
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山林池籞之
官廢馳騁田獵之事其以賜萬國者皆一札
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
聞經籍去聖既久俗學多訛求正定六經靈
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於碑使工鐫刻於時
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乗填陌豈
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

指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凾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謨啟於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搨於下耽玩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僚友士舉

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閑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

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平年飾治鴻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傾圮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觀妙跡感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絶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臨視不時又有緘啟動揺之變遂特建精舍陷列於垣復本書之意得遥覩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烟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旆翻揚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遥

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秘跡多矣以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為殊珍也蓋壁字奇蹤乃為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為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於此字俱傳矣

唐權德輿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答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主未嘗不虛己以

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正九有
清謐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臣
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辯不若凝旒
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
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
都官郎中竇臮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之人間太清宮
道士盧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其家寶而藏之久矣
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以示予

具如別牋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皇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上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梁武帝答書

陶隱居論書啓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梁簡文帝答江東王上王羲之書啓

見前二百九十卷

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
收腸終當覆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
措謹啟

唐李嶠為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

臣某言奉墨勑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書
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
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遺跡臣
亡父先臣弘直并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存唯有一

字垂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共廻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渺乎若遊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蟲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絶筋而不逮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材總羣方而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埒瓶筲任叨衡石器滿之誡每

榮覲手舞足蹈徒申踴躍之心摩頂至踵豈答生成之施無任欣戴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謝以聞

為王相公請改六書牋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大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夫假借者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羲氏仰觀法於天俯覲法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怬之青簡恐悞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府寫書置官傭計長工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齊於疾徐覽之繁文豈將烏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同前　　裴騰

底禄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游學劾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

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絶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對同前　　張巡

甲指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憖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

管以是會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薄訴將候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義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效先則窮其狀蹟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縢

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工寫為務理宜不懋於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黃罔施於學校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中大小之辜

對同前

八卦交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冢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篇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玉府掌握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呂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精不置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

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適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隕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曈曨之畫閣式題飛榜方呈鵲返之書坐陟雲梯遂

變武賁之髮萎花鏡裏非復青顔薤葉風前俄隨素業

垂堂取誡誡欲謹身良冶遽捐其如棄訓撫箕家之宿

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卭首難忘

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

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郭立

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言以錫乘車之賓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筆以笞其背甲告他物毆人

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槧求工道既多門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咎罪方均於甯越汗簡之貴既不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譴

對同前　鄭少微

禮訓成俗員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固無取於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及旁

押是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扶之何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所擊法所難逃

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啓之訴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

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詎解儲儒之惑甲總覈六藝研
精百代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我堂矣
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
字道兹鐫刻魏文典論豈列鴻都揚子玄經虛傳麟閣
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之不刊於千兩而何有京
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李庶息感於胥越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四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陳思書苑菁華

第十六卷　上書　書序

漢許沖上説文解字書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已見一百七十一卷書體末闕一段今依陳本補足之　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糧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遠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承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

小人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

就之陽冰再拜

漢許慎説文解字序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

唐顔元孫干禄字書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賈耽說文字源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林蘊撥鐙序

已見二百七十六卷

後蜀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第十七卷 書歌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已見前

李白贈懷素草書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銅瓶錫杖倚閒庭斑管狡毫多逸意或粉壁或緑箋蒲
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
猿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眉按勁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稱
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為老顛二公絶藝人所惜懷素
傳之得眞跡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
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為驟雨
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懷素懷素不可
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醉來為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逵懷素上人草書歌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卻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崎

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

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站鳶形容脫畧真如助

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

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

蹙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覩遠代無倫比

妙絕當能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

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橫飛
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裂空壁飛連掃數行勢不絕
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髮
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
投筆抗聲連叫呼信知鬼神助此道墨池未盡書已好
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絕倒所恨時人多笑聲
唯知賤實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字顛奇何謝張先生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

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牋與絹素凝神執筆守常度別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三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千里之步狂僧狂僧爾雖有絶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安得聲名一日喧九垓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兼送謁徐廣州

張顛後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

忽如裴旻撫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鈎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色屈鐵西河劍舞氣凌雲孤蓬自振惟有君今日華堂看洒落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相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僧貫休懷素上人草書歌

張顛顛後顛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不坐禪筋骨惟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莫及鐵石畫兮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半傾山衲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拏亂抹無規矩羅刹石上坐伍子胥蒯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騰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鋩裏閃電光邊霹靂飛古栢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眓瞁（上呼鬱切 下香激切）頓人足兮神辟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鎗撅箭何狼籍又似深山怪

張謂任華葉李良數家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
道着其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土蝕錐畫沙兮印印
泥世人世人莫得知老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月一何
極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

伯英死後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狂
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冩形類物無不可
閬風遊雲千萬朶驚虵蹴踏飛欲隨更覩鄧林花落朝

狂風亂攪何飄颻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
有時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萬里濤張生奇絶難再過
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狀魑容若可懼
黄公酒罏興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顧長安酒牓醉後書
此日騁君千里步

釋皎然陳氏童子草書歌

書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
孺子如今皆暗合飆揮電洒眼不及但覺筆端鳴颼颼

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又燥
少室枯松欹不倒夏至炎炎少人歡山軒日色在欄杆
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不飲嫌昏沉
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奇鼠鬚銳冰牋白皙越人惠
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洒驚騰勢

顧况贈蕭鄲草書歌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濕
花枝濛濛向水垂君見數行之洒落石上之松松上鶴

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日千萬
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跡轉奇絶
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百鍊剛挺特
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滅沒好是不雕刻縱橫衝
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風與月乃知性是天
習是人莫輕河邊羖攊飛作天上麒麟但日新又日新
李太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真縱草書今古有修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
師令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
風雨驚兮魍魎走山嶽動兮龍蛇鬬千尺松枝如蠹朽
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
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是兩人身

書詩

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秔微祿心不屑
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高適醉後贈張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猶顛白
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迴眠

錢起送外甥懷素上人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絕伯英書遠
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飛錫

雲霮霴對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蛇虺噴狀生風煙江人頗
停筆驚浪恐傾船

秘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遠
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葦花隨釣艇
蛤蜊菰菜夢横塘幾年凉月初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
榮路脱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籠鸞鶴歸遼海
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太古之時何當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折竹折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目浸務輕省擣臬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琢珉石琢磨雕鐫載兹簡牘其存四邉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説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詰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讐美憐銘誄碑表虛功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古法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而不妨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

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
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
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遥云筆下唯看激電流
字成只畏盤龍走制机格則有李侍御舟云
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
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云不可張公
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呉郡張顛曾北面許
御史瑝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離纚半無

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去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虚狂來輕

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乂學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旁積十年而功就歷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客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士文困感之聳髮寒肌謂吾稍知言顧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足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劍氣之勢乎顧不敏誠恐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

其志

唐司空圖送草書僧𧫴光歸越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橐焚棄札牘之類以為快既自容矣又讐沮繼至者若不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傖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化亦勢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尤躍而尤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𧫴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

無不至故逸跡遒勁之外亦恣爲歌詩以遵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内殿且爲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游之最是行也爲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絶壁

書傳

晉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一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

稚稍長必求會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絶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二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改尚方大篆為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勢也

至曹喜見之悲嘆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版書至再三盤版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變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大學無師授如不由戶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為羣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

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
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
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
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呼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月辭
去彤曰萬里之别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
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
相付及臨路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太
師顔真卿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

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竪牽之極顏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竪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

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撿而懷放

唐吳融覽䛒光上人草書懷賀監賦

賀秘監東歸會稽霧隱霞棲泒鏡湖水作沼鑿石簣峰為梯歎非雌雉畏其雄雞東皋子無鄉不醉漆園吏有物皆齊孔子悠哉顧龜印以尋解翟公何爾羅雀門而更題一日谿層軒幔素壁攘袂高下飛文絡繹風雨隨生魚龍乍擲濤奔浪走中秋逢犯斗之槎月上雲開半

唐劉禹錫論書

已見二百九十卷

唐李華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司空圖書屏記

已見二百九十卷

唐韓方明授筆要說

已見二百七十六卷